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一目錄

韓愈十五

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

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内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允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

留者頷頷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

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

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畢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

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槩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噪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

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冑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隋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宏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一作爲 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

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
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
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
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
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
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
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二子及後大儒
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
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

置講堂教之行禮肆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鄰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鄰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幼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

之至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
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常於其部將魏
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
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
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
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
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
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
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

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

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元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

不反道死沅湘之閒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閒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

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

廟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

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駿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兹無聞家天於柏

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閒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户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朴下窄不足以揭䖍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

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麩祈旽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泰傑以顯徐由遜縣泰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晉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

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兹邦廟士實守
堅嶠之後達夫郞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
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
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
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
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旣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
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旣事退言曰嗚

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令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勑躬肅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

與中國相加尤疎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
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黄唱業於前至
司徒安懐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
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
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温去官居華
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
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
州司馬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煜是爲皇
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

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
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
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
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
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
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
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
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辯章仍持節將
蜀滑襄荆畧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

顯刻以敎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勢卽宜以詖以龜以平其巇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其樽元清

降登受胙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繫牲維以告之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凶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允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

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玭字某烏氏自

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才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渤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壍原累石緜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衞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

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壃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僉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嗣封在元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衞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眾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

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卽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

川還大膊斷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摽光之北山谽蹟光化捁其州十抽一推救兵洲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户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户視姦宄無所宿府中

不閑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徽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

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
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
弱强齟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
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
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王公神道碑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
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
大袞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册登公師事載

之史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勲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益掌廏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興官者事滋久愈謹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别職仍初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専爲恩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

葬於萬年縣洛女原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君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僑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嬀氏國實出炎軒蜀塗莘摯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官封繼繼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卑躬慎德不與寵橫年方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玆石久載攸存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目錄

韓愈十六

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

韓愈十六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遹巡遇述遷造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

材徵爲麟臺正字父窂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貫躭以節鎭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

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敎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
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
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宫造祭器率
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
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
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
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
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
少府監兼知内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

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爲成德銘曰

揭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迄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餽軍遭譏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於茲有蘄守官駕部名升已屈躋於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

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絶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户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

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寛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嘗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

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

倚餘公娶淸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旣葬

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次不存滅楚從秦嬴劉之閒甘泉始侯以及

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

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

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屛毗

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

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劉統軍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薨既葬將反柩於京舍於墓次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校德焯勤者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謚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郎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縱哭拾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别繇公祖遷公曾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公生而異魁顔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喑噫來佐邊帥可破之計楊琳爲横巴蜀靡彫公由游寄單船諭摺折其尾毒不得動摇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卧民里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奮筆爲檄强寇氣死决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公遂佐之蘇氏軋敵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

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郛新師不牢勵勸將道公爲陳方
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遂至遁敗以功遷陳實許
之半聲駕元侯以勢自憚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脫權下威
士心益歸卒嗣環職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耆
嬉遨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雠既長事官浚之大夫
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
廬室公即疏言此皆臣懲防斷不補漬民於泉臣耄且疾
宜即大罰上曰災害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禁
走呼有中使來公迎於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歊赩

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閏有
加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冬十一月
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
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
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
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
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

孫簡當拓跋魏為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為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為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為曾祖是生撫俗為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為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於涼涼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為三墓葬

柰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慼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
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
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
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
死節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
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
士心及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姱嬉之
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竢日用能以十月成政坻征就寬

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郎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游飲酒必極醉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閤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

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

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

史大夫食實封百户賜緋緑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勲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户至三千户眞食五百户終焉公結髪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謂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旣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

於此式垂後嗣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宏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宏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宏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

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
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葢寵銘之所以
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隷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
謹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
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宏正北平盧龍人故
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愼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
人吏不附迎宏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宏正籍其軍之眾與
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
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

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猘於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壃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蹉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兕戟纛

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媲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於著龜祖考咸喜曁曁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於

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亨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劃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於溫築隄岳城横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

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罝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饗山亭營軍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饗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歲稔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蓄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卽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於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

氏祔旣其子礎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鄭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於虔洎溫厥緒旣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師於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維鄭其保旣顯旣願戒於終咎伊我襄陽克愼以有延畀後承莫不卒守有墓於原維樹在經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元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涼王生政褢鄧等州防禦使鄂州采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宏中少

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
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
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
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
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
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
者衆皆媚承公疾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户移虢
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跡
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

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刺史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塡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旣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

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謡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

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

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

友兗敲摵挫揠竟遭斥弃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
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之敝之必絕其徑浚之
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識𥄂少
豈無痌郡庸以自效上籍其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
革風祛蔽於目繹貢於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
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
而竢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

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

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

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將得其人眾乃一愓其人爲誰韓姓

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
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羣雄唱
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眗
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
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
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
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
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大宰養安蒲坂萬邦
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

歿莫與今刻文此碑以鴻厥慶